祖国，我对您说

（外一首）

峭 岩

你若问我当下的心情
祖国，我对您说
我的脚步没有停止，以及心脏和大脑
它们依然在一个维度上跳动
不能割舍的是一杆枪的威严
舒心的，还是十月的欢声和鼓声
贴得最近、梦绕情牵的还是您
祖国母亲

祖国，我的血肉相连的祖国
从青铜中走来，从甲骨文走来
从十月的鼓声、花海中走来
有辉煌、苦难，有抗争和血与泪的过往
更有现代的工业化的交响
我在您的护佑下学步成长
我是祖国的一粒沙，一声燃烧的呐喊

您用哲学和宽容大度拉扯着我
我有了一个又一个饱满的白天和夜晚
又拥有一串锃亮、华美的年轮
然而，我的爱更深刻，更刻骨
所有的幸福都来自一方安宁
我时刻准备着，聆听您呼唤我的名字

面对金色的田野和山河
我对祖国说
日子好了，山水绿了
绝不会松动一丝一毫
我会重温冲锋号角，擦亮枪支和子弹
绑腿不会松开，腰间的水壶和干粮依旧饱满
每晚，盯着来自界外的风声雨声
清晨，我会第一个醒来
以战士的姿态拥抱黎明

守一方安宁

为了守一方安宁
把力量藏在心里
把欢喜藏在心里
把火和雷藏在心里
把秘密藏在心里
让许多许多夙愿
都化作士兵的无声语言

当历史发言的那一天
是士兵骄傲与自豪的日子
蓝天布满彩云
群山肃然屹立
那话语在山水间回旋
句句迸发着一百个灿烂

那灿烂一瓣一瓣炸开
变成五彩缤纷的雨
把晴空洗得瓦蓝瓦蓝
把田野洗得瓦蓝瓦蓝
把日子洗得瓦蓝瓦蓝
把一切都洗得瓦蓝瓦蓝
那是士兵爱的宣言

大地风华

亚琴大姐

孟海鹰

出名后的吴亚琴，还是人们熟悉的亚琴大姐，说起话来，依旧精气神十足。

打交道多了，发现亚琴大姐的身上并存着两种质地：一热，一凉。热，是对居民群众的一腔赤诚，是对烟火生活由衷的热爱，是人生路上永不停歇的积极进取；凉，是冷静自持，是面对名利的淡泊。无论身居平凡岗位，还是荣光加身，这份淡定从容，从未改变。

每每讲述起第一次去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上班的场景，她都笑：寻来两个塑料袋，绑在脚上，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泥坑，走进四处漏风、只有几张破桌子的社区办公室。那是1995年，她35岁。

那年7月，正是雨季，吴亚琴到团山街道九委（现长山花园社区）做居委会主任，接下了这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

心里揣着对群众滚烫情义的吴亚琴，没有只凭一腔热血埋头蛮干。这份“热”的背后，始终有着一份冷静思考：解决百姓困难，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奔走，要把散着的人心组织起来，把个体的力量拧成集体的力量。

我曾亲眼见识过她化解矛盾的本事。有一回正在社区和她聊天，忽然有人急匆匆跑来报信——大门口两伙人眼看就要打起来。她闻声立刻往那儿赶，我紧随其后跟了过去。现场剑拔弩张，旁人劝都劝不开。她走上前去，对着两边分别说上几句，不过几句家常话，就神奇地解开了疙瘩，紧绷的气氛缓和下来，双方平和地接受了调解。

眼见为实，服气！这是书本上学不来的本事，是长年扎根街巷、日日与居民群众打交道磨出来的功夫。说话暖心得体，体察人心幽微，不动声色中化解了矛盾。

一桩桩矛盾平息之后，她并未就此止步。依托实践，不断总结，她自创的“民事调解十二法”，成为全国基层党组织书记做群众工作的案例教材。

一个普通人，认准一件事，日复一日坚持做到极致，便了不起。

曾经，社区有位80多岁的孤寡老人，吴亚琴上任后一直像亲闺女对待母亲一样照顾她。2005年，老人想落叶归根回老家。正是数九寒冬，又值春运，吴亚琴身前挂着菜板和洗衣盆，身后背着行李，手拉着老人，把老人送到了家。

“第二天，我都走出挺远了，老人还站在那儿向我招手，抹着眼泪。”吴亚琴说。后来，她每到春节都从工资中拿出200元钱给老人家寄去，直到老人去世。老人临终前，托亲属给吴亚琴捎话：“如果真有下辈子，一定做母女。”

我曾在小区里转，跟几位晒太阳的大娘攀谈，想了解居民眼中的吴亚琴。巧的是，其中一位就是吴亚琴的母亲。老人家笑着说起女儿，满眼都是宽慰。老人爱吃饺子，吴亚琴就经常凌晨三四点起来，给母亲包爱吃的芹菜馅、酸菜馅饺子，既照顾了母亲，又不耽误白天的工作。

走到社区院子边角，看到一处生机勃勃的小园地。这里原本是闲置废弃的空地，吴亚琴带着居民们拾掇出来，开辟成小小的园地，种上各色蔬菜，把一方荒芜边角耕耘出累累生机，变得热气腾腾。

眼下，亚琴大姐正在海口授课。即便在外奔波，长山花园社区始终是她心底放不下的牵挂。国庆节期间，社区要举办文艺演出，各个楼栋党支部都在紧锣密鼓排练节目。等她讲课归来，也要和大家一同登台，共庆国庆。

山高人为峰

山高人为峰。他们，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是“时代楷模”称号获得者，是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们，是扎根群众的社区党组织书记，是坚守牧区的基层医生，是不断闯关的科研工作者，是勇于拼搏的世界冠军，是保家卫国的守边战士。国庆期间，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在那些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生里，汲取奉献、奋发、坚韧等精神力量，读懂他们以实际行动献给祖国母亲的最深情的爱！

——编 者

闯关人生

陶 纯

命运的转折总是猝不及防。2013年年初的一天深夜，担任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主任、事业正如日中天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10多个小时的抢救，他奇迹般活了下来。性命虽然保住，双腿却因为缺血全部坏死。10多天之后，王戟苏醒过来，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自己睡了一个长觉，两条腿，没了！

如果把人生比作足球比赛，分上下半场，那么，王戟的上半场是精彩的，可是，已经结束了。

那是他生命中的至暗时刻。好比一个人突然跌落到一个深不见底的冰窟里，几近崩溃。绝境之中，他隐约觉得自己能走出来，当然，得需要一点时间。他叮嘱自己：“你叫王戟，可不能折戟沉沙呀！”

有时候，困难在于选择，没有选择，也就没有困难。对于王戟来说，当时不截肢不行，腿截了，自己已经没有选择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既然腿已经截掉，这是没法改变的事情，我就不去想了。我琢磨，要把以后当作第二次生命来对待。第二次生命，跟以前不一样了，自己得有新的活法。这时我常想的就是，我还能做什么事情？后面这一段生命，我该怎样去活？”王戟是搞计算机研究的，喜欢拿计算机作比喻。如果说，自己以前是一台高速运行的计算机，那么，遭遇重击之后，它会死机。这时，如果你不管它，这台机器也就废了；如果你按一下重启键，也许它还会重新启动……

他选择在病房“重启”。腿没了，哪儿都去不了，一天24小时固定在病床上，活动空间就是那张宽一米二的病床。唯一能动的是两只手，很多时候，一只手还挂着吊瓶，只有一只手是自由的。大病初愈，手绵软无力，连一个苹果都拿不住，好在可以翻书、阅读资料。他从翻阅学术论文、了解最新科研动态、看学生的论文开始启动。他自我安慰道：“你很幸运，两只手还能动，基本工作条件没有损失。”

治疗康复一年多之后，他坐着轮椅，重返工作岗位——即使坐上轮椅，也要与代码赛跑。一晃，10多年过去。他还和从前一样，带学生，搞科研，摇着轮椅登讲台，坐上轮椅出差——甚至不用人陪伴，一个人出差！同事们说：“没人把他当作病人，也没人把他当成残疾人，因为他和大家一样工作。”他担任国防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率领团队一路闯关，一次次向高地冲锋，为我军重大装备型号的软件可靠性与安全性，贡献了全部心力和智慧。

当初截掉双腿时，没有人能想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后来还会做那么多事情。说他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一点不为过。

2021年，王戟又查出尿毒症，每周要做3次血液透析，每次4个小时。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放下工作，眼下还在担任两个重点项目的负责人。

“感觉王老师摇轮椅的速度越来越快了，有时我们得小跑才能跟上。”王戟的学生们说。

王戟则说：“只要脑子还好使，手还能动，我就不会停下来。”

科研路上的关，不易闯。相比之下，身体上的关，更难闯。王戟早先看过一部纪录片，有个细节永远忘不掉：一匹马陷入沼泽，怎么都拉拽不上来；有个农夫献计，牵来一群马，让它们围着沼泽转圈跑；沼泽中的那匹马在同伴的感召下，缓缓地奋力挣扎、攀爬，最终脱离泥沼，回到群体之中。

王戟就好比是陷进沼泽中的那匹马。是的，他依靠信仰的力量、事业的力量、团队的力量，战胜困难，战胜自我，最终走向了人生高地。

闯关，是他的一种标志。如果说他人生的上半场是华丽的，那么，下半场是什么呢？

——是壮丽的！



◀雕塑《人民楷模——高德荣》，作者武定宇。

大地

本版邮箱
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张 健 周舒艺 马 涌
张珊珊 程 红
版式设计：**赵偲汝**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草原上的『120』

李亚楠

“您慢走啊，一定记得按时来复诊。”送走当天最后一名患者，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吾哈斯健康服务室”的诊桌后，头发花白的老人揉了揉隐隐作痛的膝盖。这是几十年在深山积雪里跋涉落下的病根，一到阴天，尤其难忍。

那年冬天的巴尔鲁克山，雪下得大，最深的地方一脚踩下去，膝盖能埋进雪里。突然，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吾哈斯知道，来求医的人有多着急，还没等对方下马敲门，他已经拎着药箱迎了出来，跨上马，随着求医的牧民出了门。走到雪深处，只能一手拎着药箱，一手牵着马步行。

等走到牧民家里，裤腿上沾满了雪。遇上难产的产妇、等着治病的急诊，哪里还来得及抖落身上的雪。看完诊，雪已经化湿了棉裤。在火炉旁烤一会儿，喝一碗奶茶，吾哈斯就得往回赶。

“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所以风湿性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吾哈斯给自己膝盖贴了块膏药，讲起了在山里巡诊的故事。

1975年，20岁的吾哈斯·苏来曼从塔城卫校毕业，分配时，他主动申请去巴尔鲁克山脚下最偏远、最艰苦的牧区一线。这个选择，是他学医的初衷。小时候去牧区走亲戚，听大人们聊天说起牧民看病的事儿，大家住得分散，山里交通不便，只能小病扛着，大病听天由命。这样的故事让吾哈斯很难受，于是，他选择了学医。

巴尔鲁克山里的医疗点要照管方圆六七十公里、1万多名牧民。没有柏油路，没有通信设备，更没有救护车，吾哈斯就是草原上的“120”，只要有人求医，他从不推辞。

他常出去巡诊。最苦的是冬天，零下40摄氏度的天气，裹着厚重的羊皮大衣，骑马走在积雪覆盖的山路上。人和马呼吸间的白气，迅速在眉眼上凝结成冰碴。双手冻得僵硬，握不紧缰绳，却一点也不敢放松，伏在马背上紧紧盯着前方，眼睛不敢朝下看，旁边就是悬崖，就怕连人带马滚下山。

就这样，一个人、一匹马、一个药箱，吾哈斯走遍了巴尔鲁克山的每一道沟、每一座毡房。

有一年冬天，暴风雪封山，一名牧民产妇难产。半夜，吾哈斯的门被敲响。他背起药箱翻身上马，在齐膝的积雪里走了十几里路。掀开毡房帘子的那一刻，产妇已近昏迷。他迅速打开药箱，开始助产。孩子生出来后，全身青紫，没有哭声和呼吸。他没有犹豫，俯下身，嘴对嘴，一口一口吸出堵塞婴儿呼吸道的异物。一口、两口、三口……一声啼哭划破了草原的夜，毡房里的人高兴得哭了，吾哈斯累得瘫坐在地上。

在哈萨克族的习俗里，剪断脐带的人是一辈子的亲人，于是，吾哈斯被许多孩子称为“脐带爸爸”。到现在，这位“爸爸”已有3200多个孩子。

行医50余年，吾哈斯累计接诊10余万人次，巡诊里程超20万公里，抢救危重患者数千名。因为行医，他没有赶上自己第一个孩子的出生，父亲走时，也没能守在身边。

如今，柏油路通到了山里，医疗点有了30多名医生，吾哈斯也退休了。但只在家待了几天，他就背起药箱，开始了“吾哈斯健康服务室”的义诊。

巴尔鲁克山里那些没有名字的路，无论春天长新草还是冬天盖新雪，吾哈斯都记得清清楚楚。而那个背着旧药箱走路蹒跚的老人，记在草原上每一朵花的心里。

热 爱

黄晓慧

一个“网瘾少年”，如何成长为世界技能大赛冠军？

很难想象，这个沉得住气的年轻冠军，曾经整日泡在虚拟世界里。可卢俊威也有另一面：喜欢拆电脑，喜欢看机器里那些密密麻麻的线路。一次家里电脑显示屏出了故障，他偷偷拆开想修，结果把主板捅坏，挨了父亲一顿责打。这没有击退他的好奇心，反而催生出一股执拗，非要弄懂故障缘由。上初中接触物理后，电路图在他面前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线路接对了，灯就亮，机器就动，比打怪通关过瘾多了。”他找到了比虚拟世界更“上头”的东西。

一个人被好奇心点亮，和被别人推着走，走出来的路看来截然不同。不知不觉，网瘾戒掉了。用卢俊威自己的话说，因为“找到了更喜欢、更值得专注的事，兴趣是最好的自律神药”。中考后可以上高中，他却选了职校，只为一技傍身。在职校的优异表现，让他成为广东省技术能手，后被人才引进到了上海。

技术人员往往只求掌握操作步骤，但卢俊威总会问背后的原理。备战第四十七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这份求知的执拗更是到了极致。每天训练12个小时以上，临近比赛没有周末，常熬到深夜。别人觉得枯燥重复，他却沉浸其中。带着这份沉静，卢俊威走进法国里昂的赛场，和搭档谢辉铉合力奋战，捧回含金量最高的阿尔伯特·维达大奖。

里昂归来，一些企业高薪岗位抛来橄榄枝，卢俊威却选择留在上海科创职业技术学院带学生。他说自己喜欢学习新事物、解决问题，适合带学生。每天依然12个小时，有时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不同的是，作为教练，他要比学生想得更深、学得更透。每当学生遇到问题时，他往往先静静观察，帮忙分析可能的原因，但不直接给答案，哪怕学生们一遍遍地试错，他也不急不躁。工业场景里通常没有标准答案。半夜产线报警，工艺、通信、供电、程序全可疑，得自己假设、验证、调整解决问题的路径。他很少对学生说教，更习惯以身作则。学生们都叫他“小卢老师”，把他当邻家大哥哥。

我问他会不会担心产线更聪明，就不需要他们了？他说，自己平时也会用AI（人工智能）辅助，但一点都不担心技能人才会被AI取代。AI可以读手册、画图纸、算参数，但它不会在凌晨3点对着异常传感器反复思索，不会在调试受挫时“再来一次”。

的确，热爱一项事业的内驱力，一心一意只做一件事的坚持，不怕苦、不喊累、不解决问题不罢休的韧性，AI代替不了。能感受到卢俊威说这番话时的笃定，又想到那个13岁的少年，好奇地盯着那台宕机的电脑，鼓起勇气拆开来，抽丝剥茧，一层层追到问题的根源……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24.00元 零售每份0.6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003号